

焦

氏

類

林

焦氏類林序

夫古人嘉言垂不朽咸可執法後  
世顧具散逸紀載中而竹間冊浩  
不啻如象緯川嶽即窮搜博獵未  
可考而悉也矧士多淺鮮惡得以  
涉其萬一于是芳程懿誠率紙  
無間惡用文為陸臨川王掇拾漢

末魏晉諸名流所譚議華為新語  
至今脩辭者瑜之然玄言雅尚標  
群絕俗殊佳古所未逮斯亦奇矣  
於獨一時風致漸靡任放縱佚率  
曠達不羈祇可益抵掌資耳曷足  
為要典迄今焦弱侯氏攬百家獵  
千古言者當于心者輒手錄之遂

集戒類林其編目則取于新語而言  
自庖羲暨勝國然書約言該至庸  
考索而百氏執文可一披閱間得  
之古人嘉愛似無遺矣夫弱僕賦  
穎異資志聖賢學茲詎侈誇浮而  
抑性道哉第欲好修之士廣問見  
而歸于心可觀性哲若規無徒為

世倍汶之緇也藉令問讓閔博顧  
揆以自廣忘淺衰落劣尋耳性載  
籍空而傳弱侯空而錄也噫援古  
而示訓乃即恥獨為君子者其功  
偉矣弱侯真者道之士乎哉余不  
長踵李士龍之剗刷而益鋟之以  
廣其傳云

附

萬曆丁亥歲孟冬日秣陵王元貞

畫識

焦氏類林序

昔漢末暨魏晉諸公雅著清言聲效  
間皆成珠玉宗臨川王劭義我慶朝其  
雋永者為世說新語傳焉由是歷代  
珍之在今尤盛不但揮麈者資其談  
鋒而搢觚者亦授為菁華隸信乎其言  
之有味也已然以愚心管評之纂言要在

垂訓之不足訓。雖新何闕。今劉書別頗  
有離而去之者。又而載務奇僻。或遠于人  
情。與正史多乖刺。不知何所折衷。遂以  
為授。母之溺於所嗜。而弗遑。餘考與  
且自漢而上可采者尚繁。篇藉頗夥。  
不蒙其網羅。讀者又安能無遺憾也。  
平。孝友焦弱。侯氏具能。世沒。於書。無



所不讀乃先得我心披覽之餘自義軒  
以及勝國凡言之可以合踵新語者皆  
筆出之積久而多取新語篇日移而  
增損更正款以入焉既成題曰款林示予  
命之序予讀而年業乃之曰嗟乎博  
哉姜矣以視劉氏而公暴雖言簡少似  
不逮然絕無叛道不經之談所稱引周角

秘玩然皆參位有微非臆說非可標尤  
為可遵可修也。大都劉氏主在輔法  
弱侯。欲以為訓。意自為之。彼有是之  
行。自可與之。亦路揚鑿。亦何須錄。而於上  
中下。聊之間而判。其優劣也哉。或曰。弱侯  
生平以道自命。而此顧以聞見博人。何  
居口。嗟。夫。歟。語道之真。則心之固。措既

難以示人而人亦未易於受其甚敬見而  
為之諱文字之華者乃世所以悅聞習又  
日趨而奔走者也又不固而利導之則  
終焉所與能幾善乎蓋遠伯玉出之歎  
園之傳衛太子也曰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彼  
且為嬰兒多心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  
畦多心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町畦多心

與之爲善崖惟期遠之以入於善疵  
而已夫如是則教者不勞而學者易入豈  
非所謂善誘人者哉嗟乎古人懷世化  
俗之心蓋法之然矣又何疑於弱侯予於  
弱侯爲同好嘗得其所以用心因復舉之  
爲覽者去俾毋淺之乎觀此書云  
爲曆丁亥中秋友人姚汝給書

刻焦氏類林引

焦弱戾於書無所不讀而鉤玄  
提要動侷古人每披書當賞會  
与夫自有所見欲以闡幽正詞者  
輒手裂赫蹏細書而貯之絲、摠  
摠如禁衛在厨碎錦在笥未有  
扶叙最後除自言者別為筆乘

其第輯錄備覽觀者特付愚詮  
次命愚子弟錄之乃取壺說標目  
稍之裒益其間成帙時以余同版  
一印行之未廣也茲王孟起氏博  
雅嗜古爰壽諸梓以廣其傳  
復徵引其端壺說一書超玄致  
吾士林雅尚舊矣是編搜百代

之菁華。掇羣書之芳潤。乃詳於  
倫紀。而略於批鑿。該及品彙。而  
結局於仙釋。其於名理心宗。注  
而在。指不歷然。此其於世說。又不  
知為孰多。夫化工造物。臭腐變  
為神奇。醫王蓄藥。搜勃皆以治  
療。是編雖主采輯。非自發其所

蘊而托契神遊何人非我一徑編  
纂便寄精光吾徒手是書即景  
行先哲茲焉載途潛窺秘奧茲  
焉啓牖悚然起憬然悟將在斯  
乎將在斯乎若合英咀華博  
聞廣識直其末事耳觀者未  
論筆乘即以此知弱侯可也孟



起氏其亦知弱侯者哉

萬曆丁亥冬孟友人李登士龍

甫識

焦氏類林目錄

并題

一卷

編纂

君臣

父子

兄弟

夫婦

師友

二卷

方正

長厚

清介

雅量

慎密

儉約

識鑒

言語

三卷

政事

文學

四卷

幹局

賞譽

品藻

夙惠

警悟

五卷

豪爽

任達

寵禮

企羨

仕宦

棲逸

遊覽

傷逝

六卷

術解

書法

巧藝

兵策

容止

簡傲

汰侈

矜率

詆毀

排調

假譎

紕漏

惑溺

七卷

象緯

形勝

節序

宮室

冠服

食品

酒茗

器具

文具

典籍

聲樂

攝養

熏燎

草木

鳥獸

八卷

仙宗

釋部

余少嗜書苦家貧不能多致時從人借本諷之顧性  
顛愚隨諷隨忘有未盡忘者往來曾臆又不能舉其  
全爲恨表聖之詩不云乎亾書久似憶良朋真余意

中事也庚辰讀書有感葛稚川語遇會心處輒以片  
紙記之甫二歲計偕北上因罷去殘藁委於篋笥塵  
埃漫滅不復省視久矣李君士龍見之謂其可以資  
文字之引用備遺忘之萬一也乃手自整理取世說  
篇目括之其不盡者括以他目辟之溝中之斷文以  
青黃則士龍之爲也嗟乎古之學者提要鉤玄率所  
不廢顧余之寡昧愧非其人第割裂成書破碎大道  
爲博雅之貳而已書凡若干卷其大意具編纂一篇  
故綴之卷首

萬曆乙酉孟春建業焦竑弱侯題

焦氏類林卷之一

建業

焦竑弱侯輯

王元貞孟起校

編纂

劉孔才黃初中爲散騎常侍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

葛稚川云余鈔掇衆書撮其精要用功少而所收多思不繁而所見博

陸士衡著要覽三卷自序云直省之暇乃集要術三篇上曰連璧集其嘉名取其連類中曰述聞寔述予

之所聞下曰析名乃搜同辨異

書目

王筠云余少好鈔書老而彌篤雖遇見瞥觀皆卽疏記後重覽省歡情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三四迄今四十載躬自鈔錄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備遺忘而已

韋敬遠少愛文史留情著述手自鈔錄數十萬言晚年虛靜唯以體道會真爲務舊所著述咸削其藁魏彭城王勰雅好文筆旣無山水之適又絕親知之游獨敦尚文史物務之暇披覽不輟撰自古帝王賢達至於魏世通三十卷名爲要略

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數十各題門目作七層架  
列齋中命諸生求集事類投中倒取鈔錄成書故記  
代無次

談苑

柳仲郢退公布卷不舍晝夜九經三史一鈔魏晉南  
北史再抄手書分門三十卷號柳氏自備小楷精謹  
無一字肆筆

劉昫唐書

南唐馮贇云余事科舉三十年蔑然無效天祐元年  
退歸故里築選書室以居取九世所蓄書二十萬八  
千一百二十卷六千九百餘帙撮其膏髓別爲一書  
若見於常常之書者此必略之庶兵火煨燼之後來



者不至束手

陶穀云世宗時水部郎韓彥卿使高麗彥卿有一書

曰博學記偷鈔之得三百餘事

清異錄

陳瑩中好讀書至老不倦每觀百家文及醫卜等書

開卷有得則片紙記錄黏於壁間環坐既徧卽合爲

一編前後凡數十冊

吹劍錄

葉廷珪云余兒時知嗜書自肄業郡庠牽絲入仕四十餘年未嘗一日釋卷食以飴口怠以爲枕士大夫家有異書無不借借無不讀讀無不終篇而後止常恨無貲不能盡傳寫間作數十大冊擇其可用者手

鈔之名曰海錄

廷臣海錄序

吳枋云陸務觀言司馬溫公聞新事卽錄於冊且記  
所言之人近鄱陽董草庭檢閱亦然枋不免效顰凡  
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口之所誦心之所得隨手鈔記  
目曰野乘已積成十餘卷

野乘序

君臣

虞犧女媧神農是三皇皇者中也合天履中開陰布  
綱上合黃極其施光明

春秋運斗樞

神農氏夫負妻戴以治天下堯曰朕之比神農猶昏  
之仰旦也

尸子

黃帝有七輔風后受金法天老受天籙五聖受道級  
知命受糾俗窺紀受變復地典受州絡力牧受準斤  
皆州選舉翼佐帝德

論語摘輔象

黃帝居人上惴惴如臨深淵舜居人上矜矜如履薄  
冰禹居人上慄慄如不滿日

太公金匱

舜棄黃金於巉巖之下禹捐珠玉於五湖之淵將以  
杜淫邪之路絕琦瑋之情

陸賈新語

禹之治天下也得咎繇得杜子業得既子得施子闇  
得季子甯得然子堪得輕子玉得七大夫以佐其身  
以治天下而天下治湯之治天下也得慶誦伊尹湟

里且東門虛南門燬西門疵北門側得七大夫佐以治天下而天下治

鬻子

夏后相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鍾鼓不修子女不飾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

呂紀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居而獨思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廷而就火之光於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

故明君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

賈傳新書

湯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  
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  
之賤人也君若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  
非女所知也今有藥於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  
吾必說而強食之伊尹之於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  
而子不欲我見之是子不欲我善也因下彭氏之子  
不使御

墨子

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  
亾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武王與

周公旦明日早覲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  
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  
忍爲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所以亾也巳  
以此告王矣

呂覽

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  
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賢  
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王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主  
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

呂覽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  
王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可以止矣桓

公曰不然士驚祿爵者固輕其主其主驚伯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驚祿爵吾庸敢驚伯王乎遂見之覽齊桓公知甯戚將任之以政羣臣爭讒之曰甯戚衛人也去齊不遠君可使人問之問之而固賢用未晚也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其小惡忘其大美此世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乃夜舉火而爵之以爲卿

劉晝新論

桓公觀於廢問廢吏曰廢何事最難廢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爲圉人矣傳馬棧最難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木直木

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

管子

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無方而富者生也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此謂道之榮公退再拜請若此言

管子

管子復於桓公曰墾田大邑辟土藝粟盡地力之利臣不如甯邀請置以爲大田登降辭讓進退閑習臣不如隰朋請置以爲大行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不重賢富臣不如東郭牙請置以爲大諫臣平原廣城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置以爲大司馬夾



獄折衷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若弦章請置以爲  
大理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則  
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  
子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之能也

晉氏春秋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公曰告仲父者三而  
優笑曰易哉爲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聞  
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已得  
仲父之後何爲不易乎哉

韓非子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

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之所與居皆其所  
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  
其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韓非子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孔子聞之使人往視還曰  
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  
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  
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

說苑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  
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氏悟

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

韓詩外傳

魯侯欲以孔子爲司徒。召三桓議之。左丘明曰。周人欲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講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矣。今君欲以孔丘爲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也。

符子

哀公問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墳。顓頊學乎祿圖。

帝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  
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乎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  
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號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  
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  
乎後世

韓詩外傳

齊景公遊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告左右曰敢有先  
言歸者死顏蠲進曰君樂治海不樂治國彼若有治  
國者君安得樂此海乎遂歸中道聞國人將謀不納  
之

說苑

景公爲臺臺成又欲爲鐘晏子諫曰君不勝欲爲臺

又欲爲鐘是重斂於民民之哀矣夫斂民之哀而以爲樂不祥景公乃止

說苑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臨之曰汝爲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鄰諸侯而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勿傷

吾仁也

說苑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可乎對曰嬰聞國有具官然後其政可善昔先君桓公身

體惰懈詞令不給則隰朋暱侍左右多過獄讞不中  
則弦甯暱侍田野不修民氓不安則甯戚暱侍軍吏  
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甫暱侍居處佚怠左右懾畏繁  
乎樂省乎治則東郭牙暱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  
管子暱侍先公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  
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今君  
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也故曰官不具晏子春秋  
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欵門曰君至晏子被玄  
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  
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

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畔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

晏子春秋

晏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今寡人與一

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爲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韓非子

仲尼曰靈公汙晏子事之以整齊莊公壯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儉君子也相三君而善不通下細人也晏子聞之見仲尼曰如嬰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嬰之宗族待嬰而祝其先人者數百家齊國之間士待嬰而舉火者數百家臣爲此仕者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仲尼語門弟



子曰救民之姓而不夸行補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

晏子春秋

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

公孫龍子

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隈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

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之禮將歸於春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夫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于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

春秋  
昭氏春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今之左右縣令發蓐而席弊甚嗣君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今者發蓐而席弊甚賜汝席縣令大驚以君爲神也

韓非子

齊崔杼弑莊公邢蒯賾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弑莊公子將奚如邢蒯賾曰驅之將入歿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歿之不

亦難乎崩殯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  
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  
者歿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歿之  
遂驅車入歿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歿之我有治長  
可母歿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

說苑

晉平公藏寶臺火公子宴束帛而賀曰王者藏於天  
下諸侯藏於百姓農藏於困庾商賈藏於篋匱今百  
姓乏於外而賦斂無已昔桀紂殘暴爲天下戮今皇  
天降火於藏臺是君之福也

韓詩外傳

晉平公問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

渾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  
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蹕然獨立屢  
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

說苑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  
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制  
隰朋善削縫賓須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  
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斷割之隰  
朋煎熬之賓須無齊和之羹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  
不食誰能彊之亦君之力也

新序

晉平公閒居師曠侍平公曰子生無目朕甚矣子之

墨墨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與一焉  
羣臣行賂以采名譽百姓侵冤無所告訴而君不悟  
此一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肖臨  
賢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姦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  
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姦邪貴而君不悟此三墨墨  
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諂諛  
之人容容在旁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  
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  
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耳何  
害乎國家哉

新序

墨者有鉅子腹躡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腹躡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爲之賜而令吏弗誅臣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

呂氏

趙簡子有兩白騾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騾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謂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愠曰諱胥渠也期吾君騾請卽刑焉簡子曰夫殺人

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騾取肝以與陽城胥渠處無幾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

甲首

呂氏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授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日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乎亾其用子之謁申子辟

舍請罪

韓非子

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子方笑  
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  
君審於音臣恐其聾於官也文侯曰善

周師經侍魏文侯善鼓琴文侯耽之起舞經怒以琴  
撞文侯文侯怒使人曳下殿將殺之經曰臣撞桀紂  
之君不撞堯舜之主文侯曰寡人過矣乃舍之懸琴  
於壁以爲戒

十二國史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曰不足子賢足恃  
乎曰不足兄弟賢足恃乎曰不足臣賢足恃乎曰不  
足文侯勃然作色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以爲



不足者何也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聖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

韓詩外傳

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爲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爲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爲侵官之害甚於寒

韓非子

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爲首張孟談曰晉

陽之中赦無大功賞而爲首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國  
危社稷殆憂在憂約之中與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  
禮者唯赦吾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  
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爲人臣莫敢失禮

呂氏春秋

任登爲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瞻胥  
已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爲中大夫相國曰意者君耳  
而未之目邪爲中大夫若此其易也非晉國之故襄  
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也吾又耳而  
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爲中大夫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對曰人君之事無  
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  
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

說苑

王斗修道不仕曾造齊宣王門欲見宣王宣王使謁  
者延斗入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  
於王何如謁者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王趨  
而迎之於門曰寡人奉先王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  
直言正諫不諱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之愛尺  
穀也王曰何謂也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  
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國非左右便辟

則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王起謝曰寡人有罪於國家矣於是舉士五人任之以官齊國大治

齊宣王爲大室大蓋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未能成羣臣莫敢諫者香居問宣王曰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爲淫樂敢問荆邦爲有主乎王曰爲無主敢問荆邦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居曰今王爲大室三年不能成而羣臣莫敢諫敢問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香居曰臣請避矣趨而出王曰香子留何諫寡人之晚也

新序

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牛目羣臣請弛期

太子不許惠子諫曰昔王季葬渦山之尾樂水齧其墓見棺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羣臣百姓矣乃出爲帳三日而後葬今太子宜曰先君欲少留而撫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義也太子曰善孟梁君出獵見白鴈欲自射之道上有驚鴈駭者梁王怒命射此人其御公孫龍諫曰昔衛文公時大旱三年卜云必須人祀文公曰求雨爲民也今殺之不仁吾自當之言未卒而雨人君重鴈殺人何異虎狼梁君引龍登車曰善哉今日獵得善言也新語

鄒穆公令食鳧雁者必以糝母得以粟於是倉無糝

而求易於民二石粟得一石糝吏請以粟食之公曰  
去非而所知也夫百姓噉牛而耕曝背而耘勤苦而  
不敢惰者豈爲鳥獸也哉粟人之上食也奈何其以  
養鳥也且女知小計而不知大會夫君者民之父母  
也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  
糝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民於吾何擇

賈太傅新書

列精子高聽行乎齊湣王善衣東布衣白縞冠顙推  
之履特會朝雨祛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  
曰公妓且麗列精子高因步而窺於井粲然惡丈夫

之狀也喟然歎曰侍者爲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又况於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而無所鏡其殘亾無日矣

呂氏春秋

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鼓鞮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墮銅丸以撻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爲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才史丹進曰凡所謂才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鞮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於是上嘿然而笑

史丹傳

成帝禁中設晏飲之會引滿舉白談笑大噓時乘輿

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已作長夜之樂上以班  
伯新起數目禮之因指畫問伯紂爲無道至於是乎  
伯對曰紂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  
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伯曰  
沈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或號或譁大雅所以流  
連也詩書淫荒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歎曰  
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

敘傳

鄭崇哀帝時爲尚書僕射數求見諫諍上初納用之  
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鄭崇傳

光武臨朝或有情容張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



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

范曄漢書

帝問宋弘通博之士弘薦桓譚才學洽聞幾及楊雄  
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帝每譏輒令鼓琴好其  
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召譚讓之後大會羣臣  
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問之弘謝曰臣  
所以薦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  
臣之罪也

弘嘗讌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  
容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卽爲徹之

漢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

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怠豈爲政之意乎於  
是遂蠲其制

潛夫論

襄楷諫桓帝曰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  
貴尚無爲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旣乖其道豈  
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浮屠不三宿桑  
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  
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今陛下婦女極天下之麗  
甘肥單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黃老乎

范曄漢書

陳蕃上疏曰今京師貴賢道路誼譁言疾覽曹節等  
與趙夫人並亂天下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

西耽祿畏害

毛玠爲吏部尚書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吏部用心如玠風俗之易不難

魏志

明帝見殿中侍御史簪白筆側階而立問此何官辛毗曰御史簪筆書過以紀陛下不依古法者今直備

官耗筆耳

魏書

張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嘿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則恐非宜進退不安孫策聞之歡笑曰昔管仲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

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

張昭傳

孫亮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  
中有鼠矢亮問主藏吏曰黃門從汝求蜜邪曰向求  
實不敢與黃門不服左右以二人辭不同請付獄推  
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裏燥亮笑曰若久在蜜中  
中外當俱濕今裏燥必黃門所爲黃門首服左右皆

大驚悚

吳曆

朝議推唐彬楊宗爲監軍晉武帝問散騎常侍文立  
曰彬宗孰可用立對曰彬宗俱立事績在西不可失

也。然宗有酒嗜，彬性在財欲，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可足，酒嗜難改。遂用彬。

華陽國志

齊高帝時都下舛雜且多姦盜，上欲立符伍家家以相檢括。王儉諫曰：京師翼翼四方是湊，必也持符於事，既煩理成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爲京師。

梁武帝問徐勉求一有學藝解朝儀者爲儀曹郎。勉曰：孔休源識見清通，詳練故事。帝卽日除儀曹。每建議訪問前事，休源卽以所通記隨機斷決，曾無留滯。任昉謂之孔獨誦。

梁書

呂僧珍既有大勲，任總心膂，性甚恭慎，當禁中盛暑。

不敢解衣每侍御座屏氣鞠躬果實未嘗舉筋常醉  
後取一甘食帝笑謂曰卿今日便是大有所進梁書  
周武爲象經隋文從容謂郎茂曰人主之所爲感天  
地動鬼神而象經多亂法何以訓人茂竊歎曰此言  
非常人所及

古弼入秦戒苑囿太武方與劉樹棋弼侍坐良久不  
獲申乃起於帝前捽樹掣下牀以手搏之曰朝廷不  
理實爾之罪帝愕然放棋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樹  
何罪弼具狀以聞帝竒而可其奏

文宣嘗與左右飲酒曰快哉大樂王紘曰亦是太苦

帝曰何苦紘曰長夜荒飲不悟國破是謂大苦

薛收上書諫秦王田獵王答曰覽所陳知成我者卿也明珠兼乘未若一言

唐書

開元中夷州刺史楊濬坐贓當死上命杖之六十流古州裴耀卿上疏以爲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爲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人上

從之

王方慶居相位以子爲眉州司士叅軍天后嘗問曰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世以比倉唐之對

李德裕諫論

河東節度使王鐸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

曰鏐可兼宰相李藩遽取筆減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爲奏可以筆塗詔邪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既而事

得寢

呂蒙正爲相夾袋中有冊子四方人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疏之或一人而數人稱之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文武百官各稱職

卮史

張方平平生未嘗不衣冠而食嘗暑月與其壻王鞏同飯命鞏褫帶公衫帽自如鞏顧見不敢公曰吾自布衣諸生遭遇至此一飯皆君賜也享君之賜敢不敬乎子自食某之食雖袂衣無害也



范文正一日見王沂公言宰相當顯拔人物自丞相當國門下未見一人沂公曰司諫不思耶若恩盡歸已怨將誰歸范公恍若自失

父子

賢母附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巔魚鼈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

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大戴禮

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齧指

孔子曰參之孝精感萬里

搜神記

趙簡子之子長伯魯幼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  
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  
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美問無恤誦其辭  
甚悉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簡子以無恤爲賢立  
以爲後

趙簡子盡召諸子語母卹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  
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

所得母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母卹曰從常  
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母卹果賢廢太子  
伯魯而以母卹爲太子

陸生有五男廼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  
子二百金令爲生產陸生嘗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  
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  
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歿家得寶劍車騎  
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  
鮮無久恩公爲也

史記

張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爲中郎將將兵隨

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謂六將軍光問千秋戰  
鬪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  
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歎曰霍氏世  
衰張氏興矣

班固漢書

韋賢四子少子玄成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  
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教子一經

鄧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  
皆可以爲後世法

平當爲相上欲封當病篤不應召或謂當不爲子孫  
那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起受矣印還臥而歿

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爲子孫也

鮑永少有志操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永卽

去之

范曄漢書

趙至字景真漢末其祖流宕客緱氏令新之官至年  
十二與母共道傍看母曰汝先世非微賤家也汝後  
能如此不至曰可爾耳歸便就師誦書蚤聞父畊叱  
牛聲釋書而泣師問之答曰自傷不能致榮華而使  
老父不免勤苦

秘紹教

焦華父道嘗病甚冬中思瓜華夢一人黃冠謂曰聞  
子父病思瓜故送以助華拜受之及寤在手馨香非

常父食而病愈

孝子傳

孫權召顧雍父子及其孫譚飲譚時爲選曹尚書見任貴重是日孫權飲極歡譚醉三起舞舞又不知止雍內怒之明日召譚訶責之曰君王以含垢爲德臣下以恭謹爲節何有舞不復止雖爲酒後亦由恃恩損吾家者必汝也

江表傳

王景名其子曰默曰沈名其子曰渾曰深戒之曰吾欲使汝曹顧名思義

王羲之與謝萬書曰頃東遊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

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  
戒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

晉書

李密字令伯事祖母以孝聞其侍疾則日夜不解帶  
奉使聘吳吳主與羣臣論寧爲人弟密曰願爲人兄  
矣吳主曰何爲密曰爲兄供養之日長

吳隱之字處默少有孝行遭母喪哀毀過禮時與太  
常韓康伯鄰居隱之每哭康伯母輒輟事流涕悲不  
自勝終其喪如此謂康伯曰汝後若居銓曹當用此  
輩人後爲吏部尚書乃進用之

鄭編孝子傳

劉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一子授漢

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

顏延之候其子竣遇賓客盈門竣方臥不起怒曰恭敬樽節福之基也驕狠傲慢禍之本也况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霞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

顏延之子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給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車逢竣鹵簿卽屏駐道側謂曰吾平生不喜見貴人今不幸見汝

王僧虔戒子書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宦兼有室累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邪各爾身已切豈復關吾邪鬼惟知愛深松茂柏寧復知子弟毀譽因汝有感故



略敘胃懷

齊書

江泌字士深，性仁慈，衣敝多蟲，以綿置之，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也。有孝行，族有與泌同名者，世謂爲孝，泌以別之。

齊春秋

王修母以社日亡，來年社日修哀感悲號，鄰人罷社。

蕭廣濟孝子傳

韓靈敏早喪父，其兄靈珍至孝，母亡家貧，無以葬，與靈珍種瓜，靈敏朝采暮還，復生葬事，由此舉。

沈約齊記

沈約指其子謂陸喬曰：「此吾愛子也。」少聰慧，好讀書，因以青箱名之，欲傳吾之學也。

宣室志

支漸蜀之資陽人年七十持母喪廬於墓白蛇素經

擾其傍皓鳥鵲雀集於隴

華陽國志

阮孝緒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返

梁書

徐仲原望江人親喪廬墓禽採花而挿墳獸銜土而

壘隴

張敷生母亾數歲聞之雖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惟得一畫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恩輒開筭流涕

梁書

房玄齡常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戒爲

屏風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

虞世南子昶無才術歷將作少匠工部侍郎許敬宗

曰護兒兒作相世南兒作匠文武豈有種耶

新唐書  
來濟傳

郭子儀禁軍中無故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  
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都虞候之橫子儀歎息語  
僚佐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  
母之乳母子非奴材而何

宋之問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世稱三絕  
既之問以文章起其弟之悌以躋勇聞之遜精草隸  
皆得父一絕

王荆公教元澤求館賓須博學善士或謂發蒙何必爾公曰先入者爲之主

晁氏客語

王敬弘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人問之答曰丹朱不應乏教甯越不聞被捶

劉尚書寔娶華家女生子不令或謂尚書曰君行高一世而諸子不能遵何不旦夕切磋使自改耶尚書答曰吾之行事是所聞見不相祖習豈復教誨之所得乎世以劉言爲當

鄭玄之子益恩赴黃巾之難有遺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已名之曰小同

雋不疑爲青州刺史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卽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爲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

漢崔篆母師氏通九經百家之言王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

事物紀原

鍾士季母嘗言人誰能皆體自然但力行不倦抑亦其次

孟仁少從李肅學其母爲作厚襦大被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爲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除監

池司馬捕魚作鮓以寄其母母責之曰汝爲魚官而以鮓寄我何以遠嫌

吳錄

朱序鎮襄陽苻堅遣將圍之序母韓氏自登城謂西北角當先受敝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子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衆便守新築城賊引退人謂此城爲夫人城

晉書

秦嬖南鄭楊相妻也有四男二女相亾教訓六子動有法矩長子元珍出醉歸十日不見之曰我在女尚如此我亾何以帥羣弟子元珍叩頭謝過次子仲珍白母請客既至無賢者母怒責之仲珍乃革行交友

賢人兄弟爲名士泰族之教流於三世  
禮珪陳省妻楊元珍女也生二男娶婦皆貴家豪富  
從婢七八資遣豐饒禮珪敕二婦曰先姑母師也常  
言聖賢必勞民者使之思善不勞則逸逸則不才吾  
家不爲貧也所以粗食給吾者使知苦難備獨居時  
二婦拜受教從孫奉上微慢珪抑絕之感悟華行遭  
亂宗表欲見之必自嚴飾從子孫侍婢乃引見之曰  
此先姑法也四時祭禮親養牲釀酒年八十九卒

華陽國志

何無忌夜於屏風裏草檄文其母劉牢之姊也登橙

密窺之泣曰汝能如此吾復何恨問所與同謀者曰  
劉裕母尤喜因爲言玄必敗舉事必成之理以勸之  
宋書

王琚爲中書侍郎母來京師讓琚曰爾家上世皆州  
縣職今爾無攻城野戰勞以諂佞取容海內切齒吾  
恐爾家墳墓無人復掃除也琚卒不免

李審諸爲御史臺中送祿米到宅其母遣量之贖三  
石問其故曰御史例不槩又問車脚幾錢答言御史  
例不還脚錢母怒送贖米及脚錢因責審諸御史皆

有慙色

唐書



李景讓爲浙西觀察一左都押衙忤意杖殺之軍中憤怒將變景讓方視事母出坐廳事立景讓於庭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妄殺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天子使垂年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先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泣拜爲請久乃釋之軍中遂安

鄭善果爲景州母崔氏通曉政事每善果出聽事母輒坐胡牀於鄣後察之聞其決合理則賜之坐相對談咲若行事不允或妄瞋怒母乃還室蒙袂而泣終日不食

兄弟

太守第五倫舉許武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於是共割財產以爲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爲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稱之

許荆傳

田輝叔都兄威都俱稱純懿而叔都最知名郡欲察

授之輝恥越賢兄遂託病瘖人數恐灼持之有度後  
在田舍連陰雨友人張子平吉仲考等密共穿牆奪  
叔衣衾窮夜獨處竟無聲響子平因前抱持曰謂汝  
陽瘖避兄耳何意真爾天喪斯文吾儕何效乎相對  
歔歔哀動左右積四歲威都果舉安定長史據輜垂  
綏還鄉薦祖叔都沃醊神坐頰仰因語是月司隸太  
尉大將軍同時並辟爲御史舉茂才

風俗通

吳文章少孤與兄伯武相失二十年後會下邳市爭  
計共鬪伯武毆文章欲報擊之心中愴悽手不能舉  
大自慙也因投杖於地相問乃真兄弟也

風俗通

杜林弟成物故隗囂聽林持喪歸葬尋悔追令刺客  
楊賢於隴邸遮殺之賢見林身持鹿車載致弟喪乃  
歎曰當今之時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遂  
亾去

李克兄弟二人貧無擔石之儲并日而食易衣而出  
妻竊謂克曰今貧如此妾有私財可分異獨居人多  
費極無爲空自窮也克請呼鄰里親戚相對前跪白  
其母便顧其妻叱而遣之婦行泣出門去

杜預汝南記

裴叔則營新宅甚麗當移住與兄共遊牀帳儼然軒  
櫺疎朗兄心甚欲之而口不言叔則心知其意便推

使兄住

顏含兄畿得疾就醫療遂歿醫家家人迎喪旛每繞樹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五臟耳今當復活慎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不爾葬也旛乃解及還其婦夢之其母及家人又夢之含乃曰謔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乃發棺果有生驗然氣息甚微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含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

晉書

辛攀字懷遠隴西人父奭尚書郎兄墜曠弟寶迅皆

以才識知名秦雍爲之語曰五龍一門金友玉昆

鴻

前漢錄

戴仲若與兄勃並隱遁有名世居剡下又以桐廬地多名山復共遊之因留止居後勃疾患醫藥不給仲若謂勃曰顓隨兄得閒非有心於默語兄今疾篤無可營療顓當干祿以自濟耳乃告時求海虞令事垂行而勃卒仲若便引退

齊宣帝問道成道慶學業於雷次宗曰其兄外朗其弟內潤皆良璞也。

到茂灌與弟茂沿皆有文才兼善言理時人比之二

陸世祖嘗贈詩云魏世重雙丁晉朝稱二陸何如今  
兩到復似凌寒竹。

蕭光祿子範與弟子顯子雲才名略相比而風采容  
止不逮故官途有優劣每讀漢書杜緩兄弟五人至  
大官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常吟諷之以况已  
蕭子範別傳

崔光悌之子鴻弱冠有著述拜給事中光悌謂次子  
曰阿鴻已摩天去汝可不勉哉。

吐谷渾阿豺疾有子二十人召母弟慕利延曰汝取  
一隻箭折之慕利延折之又曰汝取十九隻箭折之

慕利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乎單者易折衆者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

崔儼諫議大夫其羣從數十人自興寧里謁大明宮冠蓋相望歲時宴於家以一榻置笏猶重積其上璘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瑤俱列祭戟世號三戟崔家

宋祁唐書

裴宣明二子景鸞景鴻並有逸才河東呼景鸞爲驥子景鴻爲龍文

郭雋字弘文太原人家門雍穆七世共居犬豕同乳烏鵲同巢時人以爲義感州上其事上遣平昌公字



文徵詣其家勞問之

汎毓字稚春奕世傳業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  
世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王

晉中興書

夫婦今媛附

虞翻與弟書長子容當爲求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  
天其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

劉延明年十四就博士郭瑀瑀弟子五百人通經者  
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延明遂別  
設一席謂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覓一婿有誰坐此者  
延明遂奮衣坐神志湛然曰延明其人也瑀遂以女

妻之、

孔淳之與王敬弘並爲人外交申以婚姻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烏芊繫所乘車轅提壺爲禮至則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怪之答曰此固農夫田頰之禮也

陳定字子仲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以爲相仲謂妻曰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於前妻曰結駟萬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於是夫妻逃去爲人灌園

高士傳

柳下惠妻誄其夫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  
夫子之誠信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强察兮蒙  
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豈弟君子永  
能厲兮嗟呼惜兮乃不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  
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爲惠兮

列女傳

韓憑戰國時爲宋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之捕舍  
人作青陵臺何氏作烏鵲歌以見志曰南山有烏北  
山張羅烏自高飛羅當奈何遂自縊歿

九域志

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貴清  
寡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爲貞婦

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

門察婦清傳

霍光與張安世謀欲廢主更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楊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家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

楊敞傳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喪其妻不哭臨殯於棺上大言自同恩好四十餘年服食祿賜男女成人幸不爲夭夫復何恨哉今相及也

風俗通

王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後子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遣子奉書於霸，客去久臥不起。妻怪問之，霸曰：向見令狐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慚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君躬勤苦，子安得不耕以養？旣耕，安得不黃頭歷齒？奈何！忘夙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

隱遯

列女傳

袁隗妻是馬季長女，少有才辯。季長世家豐豪，裝遣

甚盛初成禮隗問曰嬭奉箕帚而已何乃過珍麗乎  
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  
妾亦請從少君孟光之事矣隗言弟先兄舉世以爲  
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  
匹非如鄙薄苟然而已隗默然不能屈

李固三子基茲爨爨時年十三姊文姬爲趙伯英妻  
知禍將作喟然獨悲曰李氏滅矣密與二兄謀藏匿  
爨託言還京師有頃州郡收基茲皆成獄中文姬乃  
告父門生王成曰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戚其  
在君矣成乃將爨乘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爲酒

家傭而成賣卜於市陰相往來積十餘年

王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爲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

曹公問蔡文姬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亾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雜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曹公言當使十吏就夫人寫

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真草  
唯命於是繕書送上文無遺誤

孫策功曹魏騰以忤意見譴將殺之夫人吳氏乃倚  
大井而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魏功曹在公  
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叛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  
投此井中策大驚遽出騰

孫會稽錄

桓範持節都督青徐與徐州刺史鄒岐爭屋欲斬岐  
坐免復爲兗州刺史屬鎮北將軍呂昭範語妻曰我  
寧作諸卿向三公長屈耳不能爲呂屈也妻曰君前  
欲斬徐州人謂君難於作下今復羞爲呂屈是復難



爲作上

魏志

趙娥父爲李壽所殺，娥乃帷車袖劍，白日刺壽於都亭。詣縣曰：父讎已殺，請受戮。顏色不變。縣尹縱之，娥不肯，強載還家，會赦得免。

魏志

丹陽太守李衡數以事侵瑯邪王，其妻習氏諫之，不聽。及琅邪卽位，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吾欲奔魏，何如？妻曰：不可。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明求受罪，如此當逆見優饒，非但活也。衡從之。吳主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司獄，其遣。

衡還郡

吳錄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女韡有淑德傳玄求爲繼室憲便許之時玄與何晏鄧颺不穆晏等每欲害之時人莫肯共婚或曰何鄧執權必爲玄害亦猶排山壓卵以湯沃雪耳奈何與之爲親憲曰晏等驕侈必當自敗司馬太傅獸睡耳吾恐卵破雪消行自有在晉書列女傳

桓玄問王凝之妻謝氏曰太傅東山二十餘年遂復不終其理云何謝答曰亾叔太傅先正以無用爲心顯隱爲優劣始末正當動靜之異耳

符堅幸太學博士盧壺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傳父業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徒百二十人隔絳紗帳而受業號宋氏爲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於世

裴景

仁前秦記

陶潛妻翟氏與潛志趣同能安苦節夫畊於前妻鋤於後

鮑令暉歌詩往往斷絕清巧擬古尤勝昭嘗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亞於左芬臣才不及太冲耳

詩品○令暉有才思

著香茗賦見陸

龜蒙小名錄

襄陽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截耳置盤中爲誓乃止所住戶有燕巢常雙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棲乃以縷繫腳爲志後歲此燕復更來猶帶前縷女因爲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旣重不忍復雙飛

南史

魏尚書令王肅博學多通才辭美茂高祖甚重之先仕齊日聘謝氏女爲妻及至京師復尚公主謝作五言詩贈曰本爲簿上蠶今作機上絲得路逐勝去頗憶纏綿時公主代肅答謝云鍼是貫綿物目中恒任

絲得帛縫新去何能衲故時肅甚有愧色

洛陽 謝靈運 記

北齊盧士深妻崔林義之女有才學春日以桃花醞  
見面呪曰取桃花取白雪與兒洗面作光悅取白雪  
取桃花與兒洗面作妍華取花紅取雪白與兒洗面  
作皎澤取雪白取花紅與兒洗面作華容

虞世南史略

高柔婚泰山胡母氏女年二十有倍年之覺而姿色  
清惠近是上流婦人柔家道隆崇既罷官營宅於伏  
川馳動之情既薄又愛翫賢妻有終焉之志尚書今  
何充取爲參軍倜俛應命眷戀綢繆不能暫舍相贈

詩書清婉辛切

辛統柔集序

潘炎德宗時學士蒙異眷夫人劉氏晏相女也京尹有故伺候不得見乃遺闈者三百縑夫人知之歎曰豈有人臣京尹願一見乃遺奴三百縑邪危可知已遽勸潘公避位子孟陽爲戶部侍郎夫人曰以爾人才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至也戶部慰諭再三乃曰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因遍招客至夫人垂簾視之旣罷會曰皆爾之儔也不足憂矣末座綠衫少年何人答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卿相

幽閒鼓吹

劉從諫得父封頗勾聚亡命窺脅朝廷而張谷佐其

事谷妓李新聲諫曰妾於公自歌酒外非所知然食  
人之食者憂人之憂况妾乎前日天子授從諫節度  
使非其有拔城野戰之功益以其先父挈齊還我去  
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而公不幸爲其屬且以不法而  
得亦宜以不法而終此倚伏之數也而又卒伍佻險  
言語不祥是不爲齊鬼所酬而歿於帳者幸矣孰謂  
公反不知其事者哉姑不能早拆其肘臂以作天子  
計則宜脫旅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健  
兒衣食言訖涕淚悲落谷不能用竟坐從逆歿

師友

南榮趯既遇老聃，噩若慈父，雁行避景，夔立蛇進而後敢問。見教一高言，若飢十日而得太牢焉。言太牢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耶？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淵之於孔子也，猶參之事父也。言如禮畏顏淵之畏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吒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



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  
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  
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公說苑

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曰。禮有來  
學。無往教。致師而學。不能學往教。則不能化君也。君  
所謂不能學者也。吾所謂不能化者也。於是孟嘗君  
曰。敬聞命矣。祛衣往受業。

韓詩外傳

鄭玄因涿郡盧植事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  
者五十餘人。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

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筭，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鍾興封關內侯，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耶？」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

人有從劉獻之學者，獻之輒謂曰：「百姓雖殊，要以德行爲首。子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天下自知儻不能然，雖復下帷針股躡屨，從師正可博聞多識，不過爲」

土龍乞雨眩惑將來其於立身之道有何益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臯魚之歎乃歸養親先達何覺之晚也

童子魏照求入事郭泰供給洒掃泰曰當精義講書何來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

漢記

泰名顯士爭歸之載刺常盈車

郭泰傳

龐士元師事司馬德操士元嘗一日謁之時適蠶月德操躬采桑後園自坐樹上不動令士元助其條桑因與談論興廢其言如神遂移日忘食

晉司馬越與阮瞻書曰禮年八歲出就外傳明始可以加師訓之責則十年曰幼學明可漸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入淺體之所安深是以閑習禮容不如式瞻儀度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小兒旣無令淑之質不聞道德之風望諸君時以閑豫周旋誨接

孔長彥季彥兄弟聚徒數百時人爲之語曰魯國孔氏好讀經兄弟講誦皆可聽學士來者有聲名不過孔氏那得成

論語橋輔象

許商善爲筭著五行論歷四至九卿號其門人沛唐林子高爲德行平陵吳章偉君爲言語重泉王吉少

音爲政事齊煥欽幼卿爲文學王莽時林吉爲九卿  
自表上師冢大夫博士郎吏爲許氏學者各從門人  
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

常爽致館溫水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立勸罰之科  
若嚴君焉高允曰文翁柔立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  
人一也號儒林先生

沈麟士隱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士數十百人各營  
居宇依止其側時人語曰差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  
居成市

何尚之雅好文義從容賞會於南郭外立學聚生徒

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黃頰、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魯郡孔惠宣，並慕道來遊，謂之南學。王球嘗云：尚之西河之風不墜。

任末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末廼躬推鹿車載奉德喪，致其墓所，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敕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从而有知，魂靈不慙，如其無知，得土而已。」

岳武穆生而有力，未冠能引弓三百斤，弩八百石，學射於周同，能左右射，同歿，朔望必鬻衣具酒肉，詣同冢奠而泣，引同所贈弓，發三矢，乃酌父知而義之。

韋

楊萬里爲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魏公時公以遷謫杜門謝客敬夫爲之介紹數日乃得見因懇請教公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志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楊得此語終身厲清直之操

王雲

許謙初從金履祥學履祥語之曰士之爲學猶五味之在和醯醬既加則酸鹹頓異今子處此三日而猶夫人也豈我之學無以振發子邪謙聞之惕然自厲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

倪元鎮自先世以來代雄於貲元鎮厭棄紛華清修

好義其師鞏昌王仁輔老而無嗣奉養終其身歿爲  
制服執喪營葬務致誠慤當世稱之

顧潤之德玉嘗從俞觀光學觀光無子嘗語人曰吾  
昔寢疾潤之侍湯藥情若父子醫爲感動弗忍受金  
我老必托之以死尋訪醫吳中疾革趣舟歸潤之次  
尹山而卒明日至構李潤之奉其屍斂於家衰經就  
位士人爲潤之來弔者潤之拜之明年葬顧氏先塋  
之旁歲時祭享惟謹或問斂於家禮歟潤之曰吾聞  
師哭諸寢又曰生於我乎養歿於我乎殯非家斂之  
其將尸諸草莽乎生服其訓歿而委諸草莽仁者弗



爲也聞者歎服

輟耕錄

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貢侍辭不辯宰我侍亾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厲也

尸子

文王有胥附奔秦先後禦侮謂之四鄰孟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益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秦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禮記至於門是非禦侮乎

禮記

魯孟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徙鍾石之懸不移而

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  
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  
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於此矣客出宣子  
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爲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玉爲  
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

說苑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  
伯何也白圭對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  
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璜孰可  
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在職者不  
堪其事故功廢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翊之也如相

三士則王功成豈特伯哉。

朱買臣爲會稽太守懷章綬還至舍亭而國人未知也所知錢勃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罷乎遺與純扇買臣至郡引爲上客尋遷爲掾史

西京雜記

東方朔與公孫弘書曰同類之遊不以遠近爲故士大夫相知何必以撫塵而遊垂髮齊年偃伏以日數哉

北堂書鈔

鴻安丘成都人與嚴君平友善作君平誄云無營無欲澹然淵清又有林間翁孺者臨邛人亦君平同時友

尹敏與班彪親善每相遇則日昃忘食夜分不寢自以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

公沙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吳祐賃春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

張彥真好學博聞而任情不羈其意相合者則傾身交結不問窮賤如乖其志好雖王公大人終不屈從常歎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有知我者胡越可親苟或不然從物何益

張升傳

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對宇歡

情自接泛舟寒裳率爾休暢

盧弘之荊州記

龐德公居峴山南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河上先人墓德操竟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妻子羅拜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

魯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交由是顯名

陳羣傳

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而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以爲已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

禰衡逸才飄舉少與孔融作爾汝之交時衡未滿二

十融已五十、敬衡才秀、共結殷勤、不能相違、以建安  
北遊、或勸其詣京師、貴游者、衡懷一刺、遂至、漫滅竟  
無所詣、文士傳

矯慎少慕松喬、道引之術、隱遯山谷、與馬融、蘇章、鄉  
里、並時、然二人自謂遠不及也、葛龔久病、長水校尉  
竇章、移書勸龔曰、過矯仲彥、論昇仙之道、從蘇博文  
談、超世之高、適馬季常、講墳典之妙、所謂喬松可與  
馳、驚何細、疾之足患、耶、龔報曰、見斯衆賢、足以忘疾  
釋愁、

周乘字子居、天資聰明、高峙嶽立、非陳仲舉、黃叔度

之儔不交也仲舉嘗歎曰周子居真治國之器

汝南先賢

趙儼避亂荊州與杜襲繫欽通財共計合爲一家

李燮字德公太尉固子也與趙元珪賈偉節荀慈明張伯慎爲友伯慎爲潁川太守與慈明交相言論偉節與焉京師以爲臧否伯慎問元珪曰德公所言何元珪曰無言也伯慎曰當如德公兒輩徒靡沸耳慈明亦寤而心變

華陽國志

范式遊太學與汝南張劭爲友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劭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剋

期日後期欲至劬具白母請爲饌待之母曰二年之  
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  
乖違母曰若然當爲醞酒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  
盡歡而別。

卓恕嘗從建康還會稽辭太傅諸葛恪恪問何當復  
來恕言某日當復至省覲至日恪欲爲主人停不飲  
食須恕至時賓客會者皆曰會稽建康相去千里道  
阻江湖風波難必豈得如期俄恕至一坐盡驚會稽  
典錄  
魯肅不治家事大散財貨標賣田地以賑窮弊甚得  
鄉邑歡心周瑜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困米各三



千斛蕭乃指一困與瑜瑜益知其竒也遂相親結定

僑札之分

吳志

向秀字子期少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並有拔俗之韻其進止無不同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不慮家之有無外物不足怫其心

顏延之五君評交呂覽鴻軒攀嵇亦鳳舉○秀別傳

王濛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嘗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

裴瓚字國寶爲中書郎風神高邁特爲王綬所重每從其遊綬父戎謂之曰國寶初不來汝數往何也對

曰國寶雖不知綏綏自知國寶。

趙至年十四入太學觀時嵇叔夜在學寫石經古文  
事訖去遂隨車問嵇姓名嵇曰年少何以問我至曰  
觀君風器非常故問耳嵇具告之至年十五陽病數  
數狂走五里三里爲家追得又灸身體十數處年十  
六遂亡命至洛陽求索嵇具道太學中事便逐嵇歸  
山陽

嵇紹請至敘

盧子友情性恬和蕭然有閒放之致與琅邪王衍隴  
西李壽之情好相得嘗語王曰昔太丘道廣許子將  
知而不顧嵇生性情鍾士子過而絕言吾處李孟之

問去其太甚王以爲然

魏書

謝尚書混自負才地少所交納與劉萬壽相遇便盡禮著歡或怪問之尚書曰人之相知豈可以一途限孔文舉禮太史子義夫豈有非之者耶

劉繪與張融周頥雅有風則時人爲之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劉中央

陸惠曉與張融並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何點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舊傳有交讓瀆因張陸也

李攀與李敏同姓同歲同門同年登第攀詩曰因緣

三紀異契分四腋同

元稹爲御史鞠獄梓潼時白尚書在京與名輩遊慈  
恩小酌花下爲詩寄元曰花時同醉破新愁醉折花  
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時元  
果及褒城亦寄夢遊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向慈  
恩院院遊驛吏催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千里  
神交合若符契

本事詩

陸贄年十八張鎰有重名請爲忘年友

戴弘正每得密友一人則書於編簡焚香告祖考號

金蘭簿

直武庫事

侯司徒欲與王仲回交友。仲回被徵。司徒遣子昱候於道迎拜車下。仲回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爲見拜？仲回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

丹子有同門生喪親。白丹欲往奔慰。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鮮矣。時人服其言。

宗承字世林。少而修德。雅正。确然不羣。魏武弱冠。屢造其門。值賓客猥積。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之。捉手請交。承拒而不納。帝後爲司空。總朝政。乃謂承曰：

今可爲交未承曰松柏之志猶存

楚國先賢傳

任昉素清貧卒後其子西華冬日著葛帔練裙道逢劉孝標孝標泫然矜之乃著廣絕交論譏其舊交到漑觀之抵几於地終身恨之

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容也主人以輿璠收孔子徑庭而趨歷階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

呂紀○以下箴規

宰我欲短喪顏回曰人知其一未知其他但知暴虎不知馮河鹿生三年其角乃墮子生三年而離父母之懷

禮音多懷音窠出衝波傳

公叔文子爲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  
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  
子曰嚴則下喑下喑則上聾喑聾不能相通何國之  
治也蓋聞之也順鍼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  
并小流而成江海明王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  
所不受也

說苑

張敞爲京兆尹素與嚴延年善其治雖嚴然時頗有  
舍縱聞延年用刑刻急乃以書詰之曰昔韓盧之取  
兔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  
術

蓋寬饒自以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爲凡庸所越失  
意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  
其如此予書曰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強禦故命  
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  
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  
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法三王之術各有  
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廼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  
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  
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  
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遠氏之高蹤



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爲君痛之

馬援謂梁松竇固曰凡人爲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

陳蕃免太尉朝野屬意李膺荀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屈節以全亂世爲書貽曰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智者見險投以遠害願怡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沈與時抑揚

范滂遷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爲光祿勳范執公儀詣陳陳不止之范懷恨投板棄官而去郭有道聞而讓

仲舉曰若范孟博豈宜以公禮格之今成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議。蕃乃謝滂。

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王肅與蔣濟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即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耶爽聞之戒何晏等曰當共謹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

石季倫嘗與長水校尉孫季舒酣宴孫傲慢過度季倫欲表免之裴叔則聞而謂之曰季舒酒狂四海所知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

顧和謂王導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采聽

風聞以察察爲政耶

王右軍與謝萬書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碎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爲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成否所由寔在積小以高大君其存之

逸少與桓溫牋謝萬才流經通處廊廟參諷議故是後來一器而令屈其邁往之氣以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

徐原慷慨有才志呂岱知其可成賜巾幘與共言論

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  
原輒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嘆曰是我所以  
責德淵者也及原歿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之益  
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

柳元景顏師伯嘗詣沈慶之會其游田元景等鳴笳  
滿道慶之獨與一人在田見之悄然改容曰貧賤不  
可居富貴亦難守老子八十之年目見成敗已久諸  
君炫此車服何爲乎插杖而芸不爲之顧

張九齡獎愛李泌嘗引至臥內九齡與嚴挺之蕭誠  
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絕之九齡獨念嚴太苦勁不

若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顧喜軟美者乎？九齡改容驚謝，因呼小友。

無能子之友華陽子爲所知，迫以仕問無能子曰：吾將學無心久矣。仕則違心，不仕則忿所知，如何其可也？無能子曰：無心不可學，無心非仕不仕，夫欲於中漁樵耕牧，有心也。不欲於中，帝車侯服，無心也。故理安於獨善，則許由善卷不恥爲匹夫，勢便於兼濟，則堯舜不辭爲天子，其爲無心一也。

王維與魏居士書：足下風高於黔婁，善卷行獨於石。

門荷蓀豈謂利鍾釜之祿榮數尺之綬雖方文盈前  
而疏食菜羹雖高門甲第而畢竟空寂人莫不相愛  
而觀身如聚沫人莫不自厚而視財若浮雲於足下  
實何有哉聖人知身不足有也故曰欲潔其身而亂  
大倫知名無所著也故曰欲使如來名聲普聞故離  
身而反屈其身知名空而反不避其名也古之高者  
曰許由挂瓢於樹風吹瓢惡而去之聞堯讓臨水而  
洗其耳耳非駐聲之地聲無染耳之跡惡外者垢內  
病物者自我此尚不能至於曠士豈入道者之門歟  
嵇康云頓纓狂顧逾思長林而憶豐草頓纓狂顧豈

與俛受維繫有異乎長林豐草豈與官署門闌有異乎異見起而正性隱色事礙而慧用微豈等同虛空無所不徧光明遍照知見獨存之旨乎近有陶潛不肯把板屈腰見督郵解印綬棄官去後貧乞食詩云叩門拙言詞是屢乞而多慙也嘗見督郵安食公田數頃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此亦人已攻中忘大守小不鞭其後之累也孔宣父云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可者適意不可者不適意也君子以布仁施義活國濟人爲適意縱其道不行亦無意爲不適意也苟身心相離理事俱如則何往而不適

其思葦子石文子叔愆子三人爲友聞楚王賢而好士俱往見之至於欽巖之間衣寒糧乏度不能俱活二人俱以其思葦子爲賢推衣糧與之二子遂歿其思葦子往見楚王楚王旨酒嘉肴設鍾鼓以樂之葦子愴然憂悲援琴而鼓王曰琴何悲哉葦子推琴離席流涕下對曰臣友三人石文子叔愆子竊慕大王高義欲俱來謁至於欽巖之間逢飄風暴雨衣寒糧乏度不能俱活二人不以臣爲不肖推糧與臣二子遂凍餓而歿今王雖陳肴酒設樂誠不敢酣樂也楚王曰嗟乎乃如是邪於是賜葦子黃金百斤命左右



收二子葬之以革子爲相

琴操○以下篤韻

趙襄子遊於囿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井爲參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井進視梁下豫讓却寢佯爲死人叱青井曰去長者且有事青井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爲大事而吾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爲人臣之道如我者唯死爲可適乃退而自殺

呂氏春秋

樓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姬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

公終身、

平陵曹敞在吳章門下，徃徃好斥人過人，皆以爲輕薄。章後爲王莽所殺，弟子皆更名他師，莫敢收葬。敞時爲司徒掾，獨稱吳章弟子，收葬其屍。方知亮直者，不見容於冗輩中矣。平陵人生爲立碑於吳章墓側，在龍首山南幕嶺上。

西京雜記

陳綱字仲卿，少與同郡張宗受學南陽。以母喪，歸宗爲安衆。劉元所殺綱，免喪徃復之。值元醉臥，還須臾，乃殺之。自拘有司，會赦免。三府並辟舉茂才，拜弘農

太守。

華陽國志

杜林與馬援鄉里素相親厚援南方還時林馬適从  
援令子持馬一疋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且以  
備乏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  
外存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盈  
今送錢五萬援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爲法東觀漢記  
范史雲丹與同郡尹苞同志友善二人居貧出入共  
一單衣到人門外尹年長常先著衣人須史出解與

史雲

朱暉字文季與張堪同縣堪於太學中見文季甚重  
之接以友道把文季臂語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文季

以張先達舉手不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張亾後文季  
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文季子頡怪問  
曰大人不與堪爲友何忽如此文季曰堪嘗有知己  
之言吾以信於心也

范曄後漢書

朱暉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暉嘗哀  
之及司徒桓虞爲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爲吏暉辭駢  
而薦友虞歎息遂召之其義烈如此

曹操祭故太尉橋玄文曰承從容誓約之言殂逝之  
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腸  
痛勿怪雖臨時戲咲之言非至親之敦好其肯爲此

辭哉

孫拯門人費卿宰意二人詣獄明拯寃拯曰吾義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卿何爲爾耶曰君旣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

蔡興宗收葬范義孝武曰卿何敢爾興宗抗言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周旋

釋曇遷與范蔚宗王曇首遊歛後蔚宗被誅門有十一喪交知無敢近者曇遷抽貨衣物悉營葬送宋孝武聞而歎賞語徐爰曰卿著宋書勿遺此士

徐鼎臣歸朝後坐事出陝右柳開時爲州刺史開性

豪不爲加禮。又開多不法。朝廷命鄭文寶治之。文寶  
雅師事鼎臣。開詣鼎臣求解。鼎臣曰：彼昔爲鉉弟子。  
然時異事背。安能必其心開。再拜方懇。鼎臣許之。頃  
文寶至。未見開。即屏從者。步趨入巷。詣鼎臣。許覲省。  
立庭下。鼎臣徐下坐。文寶拜竟。升自西階。通溫清。復  
降拜。鼎臣乃邀文寶上。立談道舊。且戒文寶以持節  
之重。而鉉間慢廢棄。後勿復來。文寶力詢其所欲。鼎  
臣曰：柳開甚相畏。文寶默出其事。立散。